

四幕七場話劇

紅心虎胆

本溪市話劇團集體創作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四幕七場話劇

紅心虎胆

本溪市話劇團集體創作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1960年·沈陽

紅心虎胆
本溪市話劇團集體創作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江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字第3号
沈阳七〇一工厂印刷 江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%印張 64,000字·印數：1—3,000 1960年5月第1版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265 定價(7)0.92元

人 物 表

张德重：三十七岁，区委工业部副部长，后为合金厂党委書記。

宋建华：三十岁，党员，合金厂技师，后为厂长。

关明超：三十五岁，党员，合金厂厂长。

刘忠俭：五十岁，党员，合金厂老工人。

刘永珍：二十岁，团员，合金厂女工，刘女。

田洪玉：二十一岁，团员，合金厂青工。

王大楞：二十二岁，团员，合金厂青工。

小李子：二十岁，团员，合金厂青工。

周 昆：二十四岁，团员，合金厂青工。

侯 軍：二十二岁，合金厂青工。

赵有文：二十一岁，合金厂青工。

銅工甲：二十六岁，合金厂青工。

魏兴久：四十岁，合金厂技师。

采購員：三十五岁，某代号厂采購員。

基建工：二十四岁。

老 郑：三十岁，卖破烂的。

男女群众：若干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時 間：1953年冬。

地 点：某市汽水厂一小偏廈。

佈 景：一个非常窄小用木板夹的小馬架子里，在高大的汽水厂房山头下有一个小偏廈，偏廈頂上厚厚的积雪，房檐上冻上了几条冰溜子，里边放着一把勺子、两口鍋、三个模子，这是他們唯一的全部生产工具，院当中放着一张自己釘的四方桌子，两个四方凳，桌上摆着泥壺、水碗，以及賬本算盤和为了干活时取暖用的一个小炭火盆；靠板牆放着草包装的原料，地当中散放着收买来的旧錫壺、破貢器等原料。远处是邻厂新建的厂房以及街道建筑。

幕 启：远处街道叫卖声，建筑工地上喇叭声。厂子无人訂貨、缺乏原料，生产暫停，老工人刘忠俭正在收卖小販送来的旧貢器，他們爭譎着价钱，小侯来往搬料，小赵情緒很不好的在一旁坐着。

刘忠俭：好啦，咱们算一算吧，一共是二十八斤半……。

老 郑：对，二十八斤半。

刘忠俭：老郑，你这回收的货可不如以前了，你看这貢器含錫的成分太少了。

老 郑：刘师傅，你就别挑了，这不和以前的一样吗？

刘忠俭：行啦，咱们算算吧。（拿算盘）一共二十八斤半，每斤一块五……。

老 郑：四十二元七毛五。

刘忠俭：对，开个收条吧。（老郑写条子）（刘对郑商量地）老郑，你看这钱……明天来取吧？

老 郑：明天？这可不行啊！刘师傅，我这小本經營的沒那么多本钱，再說你們这小名也叫合金厂，还欠我这么几个钱？

刘忠俭：今天手里真没钱，（肯定地）明天一早一定给你送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
老 郑：这……好吧，明天可一定送去。（自語地）这么大一个合金厂，还欠我这么几个钱！（挑起筐边說边下，在幕后喊起了：“破烂换钱，碎銅烂鐵拿来换钱。”）

侯 軍：刘师傅，你可真能对付他。

（幕后声：“合金厂，侯軍的信！”从汽水厂窗户扔出一封信）
侯 軍：（看信封）小赵，我叫你写的地址不是合金厂嗎？怎么邮到汽水厂去了？

赵有文：（接信看）你看这信封上写的不是很明白嗎？汽

水厂小偏廈合金厂。

刘忠俭：小侯，咱们厂子又不出名，人家不给你邮到汽水厂，那邮到哪去呀！

赵有文：哼，好大个合金厂啊，连送信的都找不到！我說咱这叫什么工厂，收点破铜烂锡，还得欠人家钱！

刘忠俭：我說小赵，你懂个什么？国家建設有輕重緩急之分，大工业就多投資一些，咱们这个地方工业就少投資一些……

赵有文：得了吧，你这两句話，我都听了多少遍啦！

侯 軍：小赵，你給我念念，我看了半天也沒念下来。

赵有文：（接信）侯軍吾儿知悉……

侯 軍：別念开头了，往下念吧。

赵有文：你又一个多月沒寄錢了，要是沒活就回来吧，啊，又是要錢的事。

刘忠俭：小侯，你爹真赶上月份牌了，到月就来信要錢，一天都不差呀！

侯 軍：这不过了三、四天沒开資了吗？

刘忠俭：你不好寫信告訴你爹一声，就說咱们工厂小，資金少，生产還沒发展起来，这月工薪得晚发几天。

侯 軍：这月的还真不知哪天发呢！

赵有文：得了吧；我看干脆，咱们厂子关门算了，可真没法再干下去了。

刘忠俭：你这又說什么？

赵有文：（发牢骚地）你說我說什么？刘师傅，你是党员，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，我来厂都两个多月了，本来从学校毕业的时候，想的挺好，指望到这学点技术，这可到好，这个厂子要设备没设备，要资金没资金，好不容易炼出点锡合金和焊条还没有人要。

刘忠俭：我说小赵，哪有躺在炕上掉馅饼的，再说你才来几天，不是已经学会炼锡合金和银焊料吗？

赵有文：这叫什么技术啊，整天挑破烂乱锡的，有啥出息呀？你们就是说出天花来我也不干了，我走！

刘忠俭：小赵，你到哪去呀？

赵有文：哪去？钢厂、铁厂、机械厂，哪不比这强？（进屋）

侯 軍：小赵，小赵！（跟下）

刘忠俭：小赵！

宋建华：（身穿黄色皮毛领的大衣，头戴长毛狐狸皮帽子，打着牛皮腿绑，脚穿着靰鞡，个不高，身体健壮，满面红光，拉着爬犁上）老刘啊！

刘忠俭：老宋回来了，焊条卖的怎么样了？

宋建华：嘿，别提了！我跑遍了洋铁铺，一等货他们不要，二等货都送出去了，他们焊个水桶茶壶的，用好的不合算，这不，还剩这么些……（从背包里取出钱来）这钱交柜，你点点。

刘忠俭：这回可不用愁了，有钱还账了。

宋建华：又欠谁的钱了？

刘忠俭：卖破烂老郑的。

宋建华：又給送料来了？那好，回头給他送去。

（刘忠俭女儿刘永珍和她的邻居——同学田洪玉急忙上）

刘永珍：爹！

刘忠俭：你干什么来了？

宋建华：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們俩又来要求到厂子来的事是吧？

田洪玉：不是，宋大叔……（跑至宋跟前）

刘永珍：我媽病了，直发高烧，小田帮我把她送到医院来看
看，可是錢又不够了。

（在父女俩說話时，宋与田在鍋旁也小声的聊起燶杀是干
什么用的……）

刘忠俭：厂子沒发薪，你叫她先挺挺吧！

刘永珍：那怎么行呢，那不是越挺越大發嗎？

刘忠俭：那不好先去借几个嗎？

刘永珍：我媽还在医院等着哪！

宋建华：（听到沒錢的事便率直地）老刘，我这有几个，你先
拿去吧。

刘忠俭：这……你們家不是也用錢嗎？

宋建华：拿去吧，治病要紧。

刘忠俭：好，你先拿回去吧。

刘永珍：嗳，小田咱們走吧。

田洪玉：（把大勺子放下）好。

（刚走两步，小田示意小刘再說說入厂的事）

刘永珍：爹，厂长回来，你再跟他說說我和小田要到你們厂子的事。

刘忠俭：好，我知道了。

田洪玉：宋大叔，你也帮着說說。

宋建华：那到行啊，可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，咱这厂子又小、又穷、又苦啊，能吃得住嗎？

田洪玉：上回我不早就跟你表示过决心嗎？什么苦也不怕呀！

刘永珍：是嘛！

宋建华：好吧，你們快到医院去吧。

田洪玉：（对小刘）告訴你爹，可別忘了。

刘永珍：爹，可別忘了。

刘忠俭：你快回去吧。

（二人急跑下）

宋建华：老刘，大嫂病了，你今天早点回去看看吧。

刘忠俭：不要紧，头疼脑热的吃点药就好了。

（赵有文背着行李，小侯在后边紧跟着）

侯 軍：小赵，我这么跟你說，你还要走啊？

宋建华：（忙拉住）小赵，我昨天不是已經跟你說好了嗎，怎么还要走？来，坐下。

（远处传来喊声：“往前，往前！”随声，基建工人上，手拿着锤子和木桩子，拉着量地号的绳子）

基建工：多少米？（内声：“五十米！”）好了吧？（内声：“好了。”）（基建工举起锤子欲钉）

刘忠俭：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基建工：量地号，釘桩子。

刘忠俭：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
基建工：我是工程公司的，啊，你们汽水厂要扩建，把这个工程包给我们了，今天下午就要备料。

侯 軍：你是工程公司的，也得先联系一下，怎么来了就楞钉呢？

基建工：这还联系什么？（开玩笑地）还得请示你呀？

侯 軍：这是什么话？

宋建华：（和藹地）我们这是合金厂啊。

基建工：（莫名其妙地）合金厂？没听说过。

侯 軍：没听说过你不会打听打听？

基建工：还打听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同志！人家汽水厂要扩建，你看，从那个房子头一直到那边大墙都要建厂房，就连你们这个马架子都得扒了，怎么，我在这钉还不对吗？（说完又欲钉）

刘忠俭：你先等一等，这个地方是我们借的，你要钉也得和我们领导人联系联系嘛！

基建工：要联系你们自己联系吧，我们管不着，今天下午就要用这个地方。（又举锤要钉）

侯 軍：（将基建工推一下）你怎还要钉？

基建工：（生气）你这个同志有话好好说嘛！你扒拉什么？

侯 軍：这么跟你說，你怎么还要钉呢？

基建工：你不叫我釘，我就不釘了？

侯 軍：看你敢釘？

基建工：我偏要釘！

侯 軍：你釘！

基建工：（舉錘）我釘！

侯 軍：（叫勁）你釘！

基建工：（拿起桩子）我釘！

（基建工用錘子使勁釘，小侯上去一把將桩子搶過來。扔得很遠）

基建工：我說你這個同志，講理不講理呀？

侯 軍：你講理不講理？這是合金廠的地方，你怎么隨便亂釘呢？

基建工：（氣極地）你們合金廠，你怎么說話不怕風大閃了舌头，人家這是汽水廠的地方！

侯 軍：你別大喊大叫的！

基建工：你把桩子給我撿回來！

侯 軍：給你撿回來，你想的可輕巧！

基建工：你給撿不治撿？

劉忠儉：好好，你別着急，我給撗。（撗回交給基建工人）實在對不起，你別上火，他就是那麼個火性脾氣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們領導回來核計核計，你再來釘，好不好？

基建工：（稍消氣了）有話好好說嘛，怎麼能隨便給扔桩子

呢？

刘忠俭：对不起！

基建工：我告訴你們，一会把那些破銅爛錫的好好收拾收拾，我們下午就要用地方。（下）

宋建华：小侯，你这个脾气得好好改一改，你对人家那是什么态度，有話好好說嘛！吵有什么用？

侯 軍：不吵，不吵就釘上了，就这么点地方还給釘个桩子！

赵有文：这叫什么玩艺儿？

宋建华：小赵，你怎么还要走呢？

赵有文：我不走怎么的，一把勺子、两口鍋、三个模子、四个人，借这么个地方人家还要，这有什么干头！

刘忠俭：小赵，就是要走也得等厂长回来呀。

赵有文：厂长回来能怎么的，我都跟他說了多少回了。

宋建华：小赵，你好好想想，这样做你会后悔的。

赵有文：沒什么后悔的，我不干了！（怒下）

刘忠俭：小赵！小赵！

宋建华：小赵！

刘忠俭：（望着小赵去处）唉，这个年輕人，太任性了，厂长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侯 軍：这叫什么工厂，要干要散赶快决定，就这么大个地方人家还要，就这么几个人还走一个，这怎么干

哪?

宋建华：怎么干？这就干不了啦？小侯你別看小赵走了，那是他認識的还不清楚，当初区委叫咱們办合金厂不是說过嗎！我們國家現在剛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要建設很多很多的工厂，将来这些工厂投入生产，就需要大批的合金，現在咱們国家还不可能一下子都建成現代化的工厂，所以要求咱們要克服一切困难，白手起家。你記住我的話，将来咱們工厂发展起来，小赵不跑回来才怪呢！

（关明超厂长抱着几块耐火砖——这是一路上捡来的，从里边喊着上。他头戴一頂蓝色棉帽子，身穿一件蓝色大衣，敞着怀，从内衣襟下露出系在腰間的一个布口袋，里边装着公文、錢等，上衣小兜里，塞着厂子的公章上）

关明超：老刘。

刘忠俭：关厂长回来了。
宋建华：

关明超：哎，你們看这是什么？

刘忠俭：厂长，这耐火砖是从哪儿弄来的？

关明超：捡的，这还有一块整的呢！好修理修理鍋台。（見候軍情緒不高）噯，小侯怎么又撅起嘴来了？

侯 軍：釘桩子！

关明超：（莫名其妙地）釘桩子？

宋建华：人家汽水厂要扩建，刚才来量地号了，下午就讓咱們給倒地方。

关明超：（想起来地）哎呀，上个礼拜，汽水厂就跟我說过了。

侯 軍：那怎么办哪？

关明超：怎么办？咱們也要扩大，局里給咱們找了个地方，嘿！这回就要搬到一个琉璃瓦房盖，盘龙柱子頂梁的大車間里去了！

侯 軍：厂长，你說的是哪儿呀？

关明超：就是东山根那个老君庙啊。

宋建华：好啊。

刘忠俭：嘿，小侯，那个地方可寬敞了。

侯 軍：哼！这回可好了，进庙出家了，連修行代生产。

刘忠俭：厂长，小赵到底走了，怎么也沒留住。

关明超：唉，走就走吧，小伙子年輕啊，我和他談了好几回了，讓他碰碰釘子就好了。

侯 軍：越走人越少，就这么两个人又走了一个。

关明超：走了一个小赵，咱們又要来个技师呢。

侯 軍：技师？

关明超：对了，区劳动介紹所給介紹了一个姓魏的，过去他在私营庆丰熔炼厂当过技师，經過三反、五反，坦白的还不错，他要求参加国营，要好好的改造自己，正好咱們也缺少这样的人，所以就决定采用他了。这个人一半天就要来了。

宋建华：这回可好了，在技术方面也能互相研究研究了。

关明超：是啊，咱们要好好的团结他呀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
呢，咱们不是愁銀焊料沒人买嗎？

宋建华：是呀，那洋鐵鋪都买不起。

关明超：局里給咱們介紹了一个买主，是沈阳一个代号厂
的，要訂一大批銀焊料，說是上街吃飯去了，一会
就来，我看咱們就赶快收拾收拾；叫人家看着也象
个样。

刘忠俭：厂长，咱們就在这談呀，这大冷的天也不象話呀。

关明超：咱們那个小黑屋，放几个行李就沒地方了，讓人家
往哪坐呀，就在这吧，一会就完了，来，收拾收拾
吧。

（大家动手拾掇地下放的破銅烂錫）

宋建华：小侯，到汽水厂打一壺开水来，哎，順便到小鋪买
一包茶叶。

侯 軍：好。（下）

（宋建华、关明超、刘忠俭收拾着进内）

（采購員上，他懷疑地东张西望）

宋建华：（由屋內出来）同志你找誰呀？

采購員：啊，我打听一下，地方国营合金厂在哪？

宋建华：这就是。

采購員：（以为对方听錯了）不，我是說合一金一厂。

宋建华：对，我們这就是合金厂，同志，你从哪来？

采購員：沈阳。

宋建华：（高兴地）啊！（大声地向里喊）厂长！来啦来啦。

采購員：（怔住了）

侯軍：（手提茶壺急上）什么來啦？（見采購員明白了）啊！
（关厂長与劉師傅聞声而出）

宋建华：这就是我們关厂長。

关明超：（握手）关明超。

采購員：我姓蔡，是沈阳二〇三廠的，由工业局介紹到你們
這來訂貨的。（給介紹信）

关明超：好，我聽說了，請坐。

众：請坐，來喝茶，吸烟。

采購員：哎呀，你們這個地方可真難找，我打聽好多地方，
人家都不知道，剛才在隔壁問了一位老大娘，她叫我到這個洋鐵鋪打聽打聽掌柜的，你看她把你們當成洋鐵鋪了。

宋建华：是呀，我們這個地方難找啊。

关明超：好啊，你看咱們怎麼談呢？

采購員：（感到有些冷，忙披起大衣）关厂長是不先到厂部去
談談。

众：厂部……。

关明超：蔡同志，咱們廠子新建，廠部還沒蓋起來，你看咱
就在这談吧。

众：对，快請坐吧。

采購員：（四下看一下）那也好，近來我們廠增加了任務，需